



## 民俗文化中的项羽和虞姬形象

莫 云

让我们首先来界定一下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标签：在正史中项羽是英雄，而在民俗中项羽则是战神；在正史中虞姬是烈女，而在民俗中虞姬则是神女。

2003年12月，我参加了在福建晋江召开的一次全国古典诗词大赛颁奖晚会。按照会议的要求，从获奖者中间选出几个作者登台朗诵。我首先准备的是在厦门海边写下的诗《望台湾》，但临上场时，我改变了初衷。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算老几，还是把我们家乡的大英雄抬出来压压阵角，就朗诵项羽的《垓下歌》。记得我登上领奖台时的第一句话是：“我来自西楚霸王的故乡——江苏宿迁。”没想到，这句话还真管用，本来集好几十桌人的大宴会厅嘈嘈杂杂，此时却突然间安静了许多；当我仰天慨叹“虞兮虞兮奈若何”后，大厅里竟发出了一片掌声。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演讲水平如何高，而是因为西楚霸王项羽的名气太大了，连他的那一首《垓下歌》也具有拔山盖世之雄力。

当然，要提到项羽和虞姬在民俗文化中的形象，那





还得从他们在民间一代代流传的故事说起。

## 一、民俗文化中的项羽形象

### (一) 项羽出身的传说

在正史记载中,项羽是人;而在野史民俗中,项羽却成了神。记得上小学时读过一篇民间故事,题为《龙生凤养楚霸王》,说的是孟姜女哭倒长城以后,曾答应秦始皇,如果他为自己的丈夫范喜良领棺送葬,她才能嫁给他。此时的秦始皇已被孟姜女的姿色迷得神魂颠倒,他真的就一口答应了下来。而当范喜良的遗骨被安葬之后,孟姜女居然投海自尽了。秦始皇恼羞成怒,天天在朝廷上杀人。一位过路神仙知道了此事,他为了不让秦始皇滥杀无辜,便在梦中赠给秦始皇一杆赶山鞭,并且说有了这杆鞭子,他就能找到孟姜女。秦始皇听信了他的话,每天把杀人改成了赶山,结果把我国东部海边的高山大都赶到大海中去了。这样,陆地上的人日子好过了,而东海龙王却受不了了,一座座大山被赶进了海中,把龙宫震得直摇晃。为了救龙宫,龙王的三女儿请求父王允许,自己摇身一变,变成了孟姜女,飘在了海面上。秦始皇欣喜若狂,连忙叫人把孟姜女打捞上来带回京城咸阳。后来,龙王三女儿为秦始皇生了个儿子,她在赶回龙宫的途中,把儿子丢在深山里。为了怕太阳晒着孩子,暴雨淋着孩子,山中一群老鹰便主动飞过来,用它们的翅膀挡住了雨水和阳光。山中的老虎怕孩子饿着,便赶过来哺乳。再后来,有一位姓项的老人收养了这个孩子,并为





其取名项羽,所以他长大后力大无穷,还能拔山举鼎。

## (二)项羽勇武的形象

我国古代有两个人因举鼎而闻名于后世,一是战国后期的秦武王嬴荡,一是秦末时期的西楚霸王项羽。秦武王勇武好斗,并且好胜心极强。一次他到东都洛阳去游玩,见到了大禹治水时留下的大鼎,重过千斤。他首先问手下人能不能举起来,有个姓孟的武士只能把鼎提起来,但举不过顶。秦武王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竟把大鼎高高地举过了头顶,还走了几步,但随之力气渐渐不支,导致脚被砸伤,后受感染不治身亡。而西楚霸王项羽的举鼎故事就大有不同了,他不仅在民间有举鼎招亲的传说,而且还有举鼎收将的美谈。秦末时,随着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项羽随叔父项梁也在吴地就是今天的江南扯旗造反。当时桓楚也是一方豪俊,也有造反之心。项梁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就派项羽去联络桓楚。当时桓楚还有点不把项羽放在眼里,便不无傲慢地说:秦始皇虽然是无道之君,但秦军力量还很强大,只有具备盖世之勇的人,才可以与其作战。你若有万夫不当之勇,我就佩服你。我的院子里正好有一个千斤重的大鼎,你能把它举起来么?项羽一听,便大步来到院子里,他先让桓楚手下的四个壮汉一起举鼎看看咋样,谁知四个人没有让鼎动弹一下。此时,只见项羽撩起衣襟,大踏步窜到鼎前,双手紧紧地抓住鼎足,一声断喝,便把鼎举在了空中,而且是三举三落,一点儿也不气喘。于是,桓楚心服





口服地跟随项羽起义,履立战功,后来还取代叛将英布,成为楚军五将之一,直到随项羽战死在乌江,始终未改其志。

### (三)项羽战神的形象

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面对刘姓王朝专权,而敢于“破格提拔”,毫不含糊地把项羽列入“本纪”。而范晔写《汉书》时,却一改司马之笔,把项羽下放到“列传”之中。就因为项羽是大汉朝开国皇帝的死敌,这无疑又是官方意志。奇怪的是,流传在民俗文化中的项羽形象,不仅与官方意志大相径庭,而且把项羽的形象进行了神话,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超凡脱俗。

当今有一首民谣说得好:“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由此看来,民俗文化中的古代文臣武将的形象,就是一代代承传下来的老百姓的口碑。不说巨鹿大战中那破釜沉舟、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项羽形象,也不说那享誉中外的戏剧《霸王别姬》中感天动地的英雄形象,单就民间传说中的战神项羽形象,也就能够实实在在地动地感天。

10年前,在安徽和县的乌江镇,我从导游的口中听到了在当地流传的故事。说的是项羽在乌江边被包围之时,忽然在乱军之中看到了自己的老部下吕马童。这个人是在吴中起兵时跟随项羽的,一直南征北战,到了兵进咸阳一举破秦时,项羽遣散了一部分将士,吕马童也在遣散之列。后来,吕马童又投身在刘邦的部下为将,战





场遇故人,真也是天意为之。项羽明知此战必死无疑,当即心中暗暗地决定,这吕马童并不是在战场上倒戈背叛我,情有可原,我就把这个人情送给他吧。吕马童看到旧主人项羽,有些不好意思动手。项羽笑着对他说:“汉营悬赏我的人头,价值千斤,还分邑万户,何乐而不为?既然我们是故人,我就把我的头赠给你去领赏吧!”言罢拔剑自刎,并将头颅掷在吕马童的面前。果然,吕马童后来被刘邦封了个中水侯。一个故事,就让项羽战神的话语掷地有声,就让项羽战神的的笑貌栩栩如生,就让项羽战神的形象顶天立地。

#### (四)项羽的神奇传说

在我国古代史上,有三个武将被后人建庙祭祀,那就是项羽、关羽和岳飞。所不同的是,岳飞是以民族英雄这一“人”的形象而流芳千古的;而项羽和关羽则是以“神”的形象出现在人间的香火之中。也就是说,在一代代人的意念之中,岳飞是人不是神,而项羽和关羽却是神不是人了。

我国成语库中有“顶礼膜拜”一词,这个成语来源于佛教徒的虔诚跪拜礼,比喻对某个人物非常崇拜。据有关史料载,我国民间对项羽的膜拜大约自东汉始,之后代有所兴,乃至江苏、安徽、河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均有庙宇祭祀。可以这样说,一代代的民众对项羽的神灵膜拜,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永恒的记忆。久而久之,这种膜拜与记忆就流传成了超凡的传奇。

《太平广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杭州有个叫马自然





的人,不仅好饮酒,而且常常酩酊大醉。有一次,他在湖州与朋友饮酒,忽然掉到一个水很深的山溪中去了。第二天,奇迹出现了,人们发现他不知何时从水中出来了,还坐在水面上,连衣服都没有湿。他还告诉人们,是神灵项羽救了他,并且还与他长时间对饮。

相传在北宋时,安徽和州(今和县南义乡丰山杜村)有个叫杜默的才子,因能歌善赋,被誉称为歌豪,加上他与当时的文豪欧阳修、诗豪石曼卿交谊甚厚,又被时人并称为“三豪”。早年,杜默因乡试屡试不第,每每郁郁寡欢。那天,他来到乌江边的项羽庙,带着七八分醉意给项羽的神象敬香。他由自己的生不逢时联想到项羽的大业功亏,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口中还说:“大王有相亏者,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进取不得官。”言毕又号啕大哭,泪如泉涌,大有同病相怜之感。在众人的一再相劝下,他才起身缓缓离开。就在他蓦然回首之中,又一个奇迹出现了,在闪烁的烛光中,项羽的神象也正在泪流满面。真乃是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

## 二、民俗文化中的虞姬形象

### (一)出众的美女形象

时至今日,美女已经成为人们对女性的见面礼与口头禅,似乎所有的女子都能称之为“美女”。而在古代就不能这样随便地称呼了,否则就是对美女的亵渎。我国古代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说,从时间概念上说,这4个人依次指的是西施、王嫱、貂蝉与杨贵妃。从民间的





口碑上说,把虞姬列为中国古代第五大美女,还是没有问题的,有诗为证。

唐代出了个美女诗人上官婉儿,她的祖父宰相上官仪曾在一首题为《假作美人》的诗中写道:“宋腊何须说,虞姬未足谈。颊态花翻愧,眉成月倒惭。”诗的大意是,称宋腊和虞姬为绝代美人,这是无须多说的事情,她们的脸颊美丽得连春花都会感到有愧,她们的明眸秀眉连月亮都会感到羞惭。这首诗在《全唐诗》收录时被遗漏了,流落到了民间,后来还是被稍迟一些的日本遣唐使大学者空海,收入了他编著的《文镜秘府论》一书中。到了宋元时期,《六志》一书又为其作注释说:“宋腊无双,播徽音于笔札;虞姬罕匹,飞令誉于含章。”意思是:宋腊和虞姬美名之远播,容貌之美丽,是世人所无法相比的。

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在其长篇小说《红楼梦》第64回中,有林黛玉作《五美吟》诗这个情节,其中5个人分别是:西施、虞姬、王嫱、绿珠与红拂。可见虞姬的美人形象已经在历代人的口碑中流传甚广。虞美人又是词牌之一,此调原为唐教坊曲,起初就是来源于项羽和虞姬的故事,于是虞美人的词牌才能因以为名,并相袭至今。这愈加说明,虞姬的美女之名足以与我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并驾齐驱。

## (二)超凡的神女形象

在楚汉战争中,虞姬是人不是神;而在民俗文化中,虞姬则是神不是人。一部戏剧《霸王别姬》家喻户晓,而





就是在一代代人的众口相传中，虞姬渐渐地走上了舞台，走上了美术画面，走进了音乐，同时也走进了民间故事中。从而她也逐渐地从一个人的形象，被美化成了神的形象。

我国是个有 2 000 年封建历史的国度，而一部封建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妇女的屈辱史，可以说，重男轻女就是其中一个沉重的主题。再进一步说，我国古代能为女人建庙立祠的例子寥寥无几，而虞姬就是这寥寥无几中的突出一例。据笔者所知，有文字记载的虞姬庙有：江苏的苏州与宿迁的沭阳，安徽的泗县、和县与插花山，还有上海的长宁区与河南的鹿邑县等地。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建庙以焚香祈拜，这是神灵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诗作《长恨歌》中，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神化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灵璧知县朱甘霖主持重修虞姬墓，特邀请江淮著名学者许奉恩撰写碑文。相传，第二年许奉恩到金陵去参加秋闱乡试，竟在大白天梦见了虞姬的仙魂，不仅亲切交谈，临别虞姬还赠送他一块美玉以作润笔之资。在民间传说中，许多地方都把虞姬的名字与上古时代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相提并论了。

在今天的安徽省境内，就有好几处虞姬墓，而灵璧县城东的虞姬墓是已被证实了的真墓冢。相传，在灵璧县有一种红色草，就是虞姬的灵魂转化，其草见到人就会自动跳起舞来，人们就把它取名为“美人草”。明代浙







江海宁女诗人朱仲娴在《虞姬》一诗中写道：“力尽重瞳霸气消，楚歌声里恨迢迢。贞魂化作原头草，不逐东风入汉郊。”诗中既有对民间传说的描述，又有对虞姬气节的赞美。因此，在许多民间故事中，都把虞姬描绘成了虞美人花仙的形象。

### （三）脱俗的才女形象

有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国茫茫的诗海中，如果寻找七言诗之祖，那就首推曹丕的《燕歌行》；如果寻找五言诗之祖，那就当首推虞姬的《和项王》（诗题为后人所加）。一首诗仅4句20字，但足以展示出一个千秋女诗人的形象。请看：“汉军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是一首口占的和诗，也可以说是和歌，让绝代美女在歌声中永别，又在歌声中永恒。《霸王别姬》是我国戏剧中的千古绝唱，而这首和歌又是该剧中不可缺失的绝唱，听后能令人肝肠寸断。所以有人评价说：这是一首虞姬人生的绝命诗，又是虞姬忠贞品格的宣言书。虞姬的生命因战争而结束了，但她的故事却连同她的歌声愈传愈远，永不消失。

当代虞姬研究专家宁业高和夏国珍两位先生，在他们合著的《虞姬评传》一书中，还将虞姬定格为“文化名女”。笔者认为，这文化名女的标签贴得恰到好处，不仅因虞姬的诗作而名，而且因为她的故事而名。时至今日，她举鼎招亲的故事依然妇孺皆知，这又足以体现出一个文化女性，在那个风云际会、干戈四起的特殊年代中不





同寻常的智慧。虞姬不是庸女，她有境界；虞姬也不是俗女，她有目光。

虞姬的才女形象还体现在有关名著的民谣与文人唱和的词作之中。如长篇小说《水浒传》第四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正当酒渴如狂之时，忽然看见一个汉子，远远地挑着一副担桶，一路唱着走上山来，他唱的是一首民谣：“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识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再如，长篇小说《金瓶梅》，在开篇词中就写到了虞姬：“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用当今的话说，这就叫做“名人效应”，并且是文化名女效应。



### 三、项羽和虞姬形象的人格基因

#### （一）源于项羽的人格魅力

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在《题太平天国战史》诗中写道：“楚歌声里霸图空，血染胡天烂漫红。煮豆燃箕谁管得？莫将成败论英雄。”这首诗用在西楚霸王项羽身上，也是最合适了。项羽兵败，但虽败犹荣，这是由他的人格魅力所决定的。项羽的人格魅力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有拔山盖世的英雄气概，这是项羽区别于其他任何英雄人物的地方；二是光明磊落的做人风范，他一生不善于勾心斗角，从不设城府蒙人，也从不施毒计害人；三是勇于担当的侠义情怀，这是令那些只图己利的小人们永远都望尘莫及的英雄本色；四是悲壮豪迈的刚





强性格，“无颜见江东父老”结束了他的一生的功业，但也成就了他一世的美名。清代学者李晚芳在《读书管见》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羽(指项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这样评价项羽也太到位了，可以说，这就是项羽人格精神最好的概括。

### (二)源于虞姬的烈女感染力

虞姬生前事迹平平，死后却千古流芳，这主要是因为她的人格精神所然。就在虞姬垓下挥剑的一刹那间，便完成了她百世烈女的完美形象。然而，这一形象的定格，也来自于她自身人格铸造的多方面原因：一是以“贞”为美的纯洁浩然，她的一颗心永远像蓝天一样蔚蓝；二是以情为美的无私殉情，从而塑造了一个苏世独立的女性形象；三是以忠为美的献身殉国，这又为历史增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烈女形象。2004年秋天，笔者在凭吊灵璧虞姬墓时，曾在感慨之中写下了《谒虞姬墓》一诗：“云淡天高访旧陵，斜阳黄土草枯零。风吹雨打香魂在，一曲悲歌万古心。”

后人曾拿刘邦的三位夫人与虞姬作比较，一是吕雉，二是戚姬，三是薄姬。她们各有得失，结局也不尽相同。作为我国古代“三大执政女人”之一的吕后，她有权力，但不够贞洁，也没有得到刘邦的爱；作为刘邦最宠信的夫人戚姬，她虽然得到了爱，但没有善终；作为汉文帝刘恒母亲的薄姬，她没有得到刘邦的爱，但她却有善终，





还有一个善于治理天下的儿子。但她们都赶不上虞姬，虞姬既得到了项羽的爱，又得到了历史的美名。

### (三)源于霸王别姬故事的影响力

著名诗人赵恺在宿迁的一次演讲中评价说：“集莎士比亚所有悲剧的总和，也赶不上宿迁的一部《霸王别姬》。”此语虽属夸张，但也真实地道出了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自从汉初的陆贾编写《楚汉春秋》，司马迁撰《史记·项羽本纪》后，“霸王别姬”的故事便在我国民间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直到演变成了现代京剧《霸王别姬》。纵观历史，我们不得不相信民俗文化在其中潜移默化的作用。

《霸王别姬》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表演的梅派经典名剧之一。主角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爱妃虞姬。此剧一名《九里山》，又名《楚汉争》《亡乌江》《十面埋伏》。最初由清逸居士根据昆曲《千金记》和《史记·项羽本纪》编写而成。1918年，由杨小楼、尚小云在北京首演。1922年2月15日，杨小楼与梅兰芳合作；加上齐如山、吴震修对《楚汉争》进行修改，遂定名为《霸王别姬》。

仅以岳飞与袁崇焕这两个民族英雄为例：从个人的人生悲剧上来看，袁崇焕的结局之惨比岳飞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岳飞的名字家喻户晓，代代流传，而知道袁崇焕的人却寥若晨星。肯定地说，这与“岳家军的故事”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不无关系，再加上一部《说岳全传》，更让岳飞的名字不胫而走。由此可见“霸王别姬”故事巨大





的社会影响力。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和虞姬生前以“人”的精神而活着，死后又以“神”的形象而存在。一部“霸王别姬”，赢得了千秋百代的叹息与礼赞。

(本稿由宿迁市社科联推荐)



莫云，笔名坤子、万木春，江苏泗洪人，现供职于宿迁市社科联。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宿迁市文联委员、作协理事、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宿迁论坛》执行主编，二级作家。

迄今在《散文》《飞天》《雨花》《词刊》《文化月刊》《扬子江诗刊》以及地方报刊上，发表及出版各类文学作品 200 余万字。著有散文集《乡路弯弯》《天涯芳草》《仰望闲云》，诗集《忘忧草》，散文诗集《三省斋呓语》与《莫云格言精选》《莫云社科文选》等 7 部。

